



食人魔窟 (第三部)

(日)森村 诚 一 著
祖秉和 李 丹 译

45

群众出版社

食人魔窟 (第三部)

(日) 森村诚一 著
祖秉和 李丹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森 村 誠 一
悪魔の飽食 (第三部)

本书根据日本角川书店1983年8月版译出

食人魔窟 (第三部)

(日) 森村誠一著 祖秉和 李丹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33千字 插页2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42 定价：0.94元

印数：000001—111000册

內 容 提 要

第三部《食人魔窟》是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继第一、二部《食人魔窟》之后，又一部以七三一细菌部队活动为题材的作品。作者通过深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采访，进一步揭露了七三一部队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本书内容略有删节。

目 录

序 章	第三部的写作意图	(1)
第一章	美军与朝鲜战争的关系	(7)
	北京自行车的洪流	(7)
	美国制造的细菌炸弹	(10)
	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言 (1)	(15)
	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言 (2)	(18)
	历史的反面见证	(20)
第二章	平房的落日	(22)
	七三一部队的故乡	(22)
	抗日作家的证言 (1)	(24)
	不再进行战争的圣地	(28)
	五十一年后的握手	(31)
	罪恶战争的性质	(34)
第三章	对七三一部队的现场查证	(41)
	第 1 栋	(41)
	特设监狱	(44)
	中苏联合调查团	(48)
	“马鲁他”小屋的值勤表	(51)
	关于“马鲁他”的“讲授”	(52)
	第三个烟囱	(54)
	恶魔的原形——锅炉房旧址	(56)

	冷冻副调度室——吉村班旧址……………	(58)
	李生地下室……………	(60)
	干燥菌弹子……………	(62)
	失去的故乡……………	(65)
第四章	恶梦的证言……………	(70)
	七三一部队的沿革……………	(70)
	七三一式“便刑”……………	(75)
	白武斌的证言——七三一部队的行刑人 ……………	(77)
	反战分子遭到驱逐的体制……………	(81)
	“匣床的刑罚”——恐怖的灌水刑……………	(85)
	“鬼”的去向……………	(88)
	惨遭鼠疫灾祸的村庄……………	(60)
	连续的恶梦……………	(63)
	七三一部队选定根据地所要求的条件……………	(96)
	七三一部队高级队员群像……………	(98)
	人材济济的解剖能手……………	(107)
	七三一“史迹”巡礼……………	(109)
	愚蠢的历史重演……………	(111)
第五章	七三一部队的兵站都市——哈尔滨……………	(115)
	不忘往昔纪念馆……………	(115)
	日本领事馆——七三一部队罪行中继站……………	(118)
	地下刑讯室……………	(122)
	印象淡薄了的白桦寮……………	(127)
	真正的中国菜……………	(132)
	再现的傅家甸……………	(134)

	七三一の实况纪录片·····	(136)
	诀别旧怨·····	(139)
	七三一的“脊髓”·····	(140)
	八面房的秘密·····	(144)
第六章	马和车的历史因緣 ·····	(147)
	屠杀役畜的总部遗址·····	(147)
	第一〇〇部队遗留的物品·····	(149)
第七章	北野政次的罪证 ·····	(152)
	日本军事医学的圣地·····	(152)
	用人制作的日本木鱼·····	(154)
	北野式动物怜悯令·····	(156)
	自己进行的人体实验·····	(158)
	铁丝接骨·····	(159)
	反法西斯作家的证言·Ⅱ·····	(161)
	尸山血河之村·····	(164)
第八章	希望在正确方向下团结起来 ·····	(169)
	能力之差·····	(169)
	国共之争·····	(171)
	终生难忘的惜别之泪·····	(174)
最后一章	《食人魔窟》的观念 ·····	(177)
	内因性疯狂·····	(177)
	隐藏在“为了国家”背后的个人的战争	
	罪恶·····	(180)
	战争的观念·····	(181)
	疑似家族体制下的家长·····	(183)
	对自卫队的过分要求·····	(186)

	一生一度的实录.....	(189)
别 章	照片误用问题的原委.....	(191)
	照片误用的原委.....	(191)
	对言论、表现自由的限制.....	(192)

序章 第三部的写作意图

我执笔写作，本来预定在更早些时候开始写作的《食人魔窟》第三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由于突然发生一桩笔者预料不到的《食人魔窟》第二部的照片误用问题，笔者需要说明事实真相和进行妥善处理，并与利用这一问题疯狂扼杀《食人魔窟》一书的人们进行斗争，不得不大大推迟第三部的写作时间，对此谨向各位读者深表歉意。

关于照片误用问题的原委，已经揭载于《文艺春秋》1983年1月号。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刊用了那些照片的第二部《食人魔窟》停止出版，连第一部也不得不停止出版；而且计划出版的讲演、论文集《“食人魔窟”不能重演》，也无限期的延期了。

这一问题的发生，完全是由于作者眼睛不亮造成的。我在《食人魔窟》一书中，揭露出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错误，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了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以期防止那种悲惨、愚蠢行为的重蹈覆辙。不料，这种意图，竟然被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感到不快的人所歪曲，《食人魔窟》因而成为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攻击对象。

由于《食人魔窟》最初发表在《赤旗报》上，以及我的助手下里正树先生是《赤旗报》的记者，因而有人说《食人魔窟》是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但实际情况是，《食人魔

窟》既没有左的、也没有右的背景，完全是根据我个人的信念写成的。

促使我写《食人魔窟》的精神力量，是发自世人对军国主义的憎恶以及为维护和平和民主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心愿。

这本来和左的或右的色彩没有关系，但照片误用问题的发生，使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推迟了一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使不得已曾一度停止出版的《食人魔窟》第一部和第二部重新出版和完成第三部的写作，是比处理照片误用问题本身更为重要的问题。

本书的第三部，现在和读者见面了。这使我这个曾经一度陷入可能和读者不能再次见面的困境中的作者，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无限的感慨。

本书的第一和第二两部，也将改版印行，以飨读者。

在第一和第二两部的写作过程中，我逐步坚定了去七三一部队的根据地平房采访的决心。

根据原队员的证言和航空照片，原队员亲手绘制了一张精确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设施全图”^①。这张“全图”，使我的头脑里有了个清晰的七三一部队设施图，我在梦里都梦见它。

但是，想象图终究超越不出想象的领域。七三一部队，最初于1933年设置在哈尔滨市近郊的背阴河附近。1938年6

^① 此图附在本书目录后面。——译者注

月，决定在哈尔滨以南大约20公里处，当时叫做滨江省平房的地方，建设一个约6公里见方的大规模的特别军事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这一部队的各种设施建设完毕。

可是，关东军特别军事区的设置地点是别国的领土，不是日本的固有土地。平房原来没有居民吗？要是有的话，他们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的土地和房屋被征用时，日军给了他们补偿没有呢？他们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有人说，七三一部队在医疗和防疫方面，对当地做出了贡献，但当地的人们对七三一部队的记忆和印象又如何呢？

本书的第一和第二两部，是根据加害者一方鼓起勇气提供的证言写成的。但是，七三一部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组织划分得很细，每个队员所担当的工作任务，范围都很狭窄，很专一，因此，在原队员当中也有人怀疑，“七三一部队真的做了那么残忍的事情吗？”“《食人魔窟》是否仅仅是传闻的产物呢？”等等。

为了弄清七三一部队的所作所为，最可靠的方法是到当地去进行调查。七三一部队若是没有作下任何罪孽的话，那么，就应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果说，七三一部队在医疗方面对当地有过贡献的话，那么，那里的居民就会抒发感激之情。

只收集加害者一方的证言，而不去听听受害者的声音，就等于双轮车少了一个车轮。

到当地去看看，不就可以听到受害者的心声了吗？传说全体“马鲁他”均遭杀害，连一个人也没有活下来，事实果真就是这样吗？即使“马鲁他”连一个活下来的也没有，他们不是还有后代吗？无论如何，我也要七三一部队的现场亲

眼看一看。这种心情终于变成了迫切的愿望，七三一设施的
想象图开始长出了羽翼，向平房方面展翅飞翔。

1982年9月，我接到了中国大使馆签发的正式入境签证。中国方面同意下里先生作为我的秘书随同我到《食人魔窟》的旧址进行采访。另外，还允许我带一名翻译同行。

我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希望采访的项目如下：

一、设施（旧址）

①哈尔滨市内及近郊的有关七三一部队的各种设施、建筑物、特别是日本领事馆、哈尔滨宪兵队总部、七三一部队第三部的旧址。

②平房的旧址及其附近的农村。

③长春、孟家屯的第一〇〇部队旧址。

④北野政次（曾接任过七三一部队长的职务）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原满洲医科大学）的足迹。

⑤北京军事博物馆。

⑥日程许可的话，还想去孙吴、海拉尔、牡丹江、林口等七三一各支队及安达实验场旧址。

二、访问受害者和家属以及有关人员。

三、战争结束后，七三一部队撤退时可能遗弃在当地的实验标本、记录、照片、实验器具和其它一切有关资料，以及传闻中国政府公安部保存的原七三一队员的供词记录和名簿。

四、平房的七三一部队设施旧址在战后的变迁、现在的使用情况、测量记录、平房的历史、解放后的照片。

五、相传朝鲜战争时，美军在中国境内使用的细菌武

器、当时的调查记录和参加这一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记录及录音带。

我贪婪的采访项目大体如上述。另外还提出了如下的访华条件：

- 一、访华的一切费用均由我本人自理。
- 二、日程由我随意安排，并可自由变更。
- 三、关于采访事项的记录，不受任何限制。
- 四、译员由我自由选聘，与我一同前往。

以上各项要求，全部得到了中方的同意。为了我访华计划的实现，承蒙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蔡子民、张玉良两位先生和野村雷沃^①、多和田辉雄及其他要求不披露姓名的各位先生多次往返于我和中国大使馆之间，给予我以热情的帮助。

在访华期间到各城市采访时，承蒙中国作家协会为我提供小卧车。在此对以上各位深表谢意。

1982年9月14日，迎来了盼望中的前往中国进行访问的前夜。一行三人中，除我之外，还有下里正树先生和译员东京女子大学中国语讲师德永淳子女士。

为了次晨起航，我们怀着初次访问中国的兴奋心情，当夜下榻于成田的旅馆。

笔者注：

本书第一和第二两部，因为是从日本一方的角度写

① “雷沃”是音译，原文为“レオ”。——译者注

作的，所以地名、固有名词等统一使用了日本的称呼。而第三部是从中国一方的角度写作的，所以使用了中国的称呼，如哈尔滨的读音，不用ハルピン，而用ハルビン。出自同样的理由，在第三部中，“マルタ”一词，不使用“木头”，而统一使用“马鲁他”来表达。

第三部所采用的照片^①，除注明提供人姓名者外，其余的照片都是我和下里先生拍摄的。本部中采用的草图，系出自下里先生的手笔。所有的证言，都是根据录音写成的。录音，准备忠实地复原，另行发表。

① 中译本仅采用了很少几张。——译者注

第一章 美军与朝鲜战争的关系

北京自行车的洪流

1982年9月14日晚11时许，我在成田饭店接待《日本经济新闻》社记者的突然来访中，初次获悉照片误用的事实。

这对于次晨即将启程，正在准备就寝的我和下里先生来说，这件事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事件的原委业已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公诸于世，笔者也在《文艺春秋》月刊上发表了文章。当时面临的问题是，立即按预定计划出发还是推迟行期，要作出选择。中国方面迎接我们访华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这次访华之行得以实现，有赖于许多从事双边关系工作人士的大力协助和关怀。

若不如期成行，就是从根本上辜负了各位的深情厚谊，也辜负了中国对我的信赖，而去七三一部队旧址进行采访的夙愿，恐怕就将再也不能实现。听说，许多珍贵资料和证人，已经集中到平房旧址，等候着我们的到来。

我们当时的处境，已如离弦之箭，中止前往，事实上已不可能。总之，把势将燃烧起来的火种留在日本，毅然前往中国进行访问，这对笔者来说，是件棘手的事，是需要魄力的。

飞机从成田机场起飞，经过不到五个小时的航程，降落

在北京国际机场。北京和东京的时差是，北京比东京晚一个小时。当时的气温较高，使人不免仍有“残暑”之感。据说，9至11月之间，北京多是晴朗的天气，是一年之中最适宜旅行观光的季节。

天高气爽，湿度宜人。机场大厅里，人们大都穿着短袖白衬衫。在大厅的门口，由一男一女迎接了我们，女的用日语说道：“欢迎光临！我们是来迎接诸位的。”

他们二位，就是在全部旅程中始终陪同我们的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办公室主任林绍纲先生和翻译李梅子女士。

林先生是一位身高体瘦、脸色稍黑、面庞端庄，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人。他走起路来有点猫腰。我没有问他的年龄，大约有五十开外。用英语会话的水平和我差不多。

李女士看上去在26岁到30岁之间，在中国妇女当中要算是个高个儿。身材苗条，短发童颜，满脸雀斑，表情显得天真而多情。但是，听说她已是有一个孩子的35岁的母亲了。她和所有的中国妇女一样，没有涂胭脂抹粉。

初次会面，彼此寒暄之后，我们便坐上迎接我们的面包车向市内进发。由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照，海关免去了我们的报关手续。机场距市中心48公里，坐汽车要一个小时。

汽车在两旁长着杨柳树的望不到尽头的笔直的林荫公路上飞驰。在日本的东京近郊，恐怕没有这样笔直的林荫公路。

越往前开，汽车和自行车的数量越多。汽车从田园地带向市内行驶。自行车公然旁若无人似的在马路中央地行驶，这使我非常吃惊。虽然红灯已亮，自行车仍然若无其事地从互相交错的汽车行列中横穿而过。好象公路是专门为它铺

设，而汽车必须为它让路似的。

接近市中心的时候，自行车汇成了洪流；而汽车则在自行车的洪流中高速穿行。啊，要撞车！有几次吓得我目瞪口呆，而司机却习惯而敏捷地躲闪开自行车，继续高速前进。

汽车开进首都的大道长安街，驶过长安街右侧的天安门，继续西行，直奔我们下榻的旅馆——燕京饭店。这里好象是专门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在中国，中国人和外国人使用的公共设施，是截然分开的。除了象林主任和李女士那样的外事人员以外，一般的中国人是不能和外国人自由接触的。即使住在同一个饭店里，象食堂等设施，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是分开的。连流通的纸币，也是中外有别。

饭店中的客人，日本人占压倒多数，其次是美国人。稍事休息，我们就开始研究从明天起的活动日程。由于发生了照片误用问题，当初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旅行日程，不得不作大幅度的变更。

中国作家协会为了照顾我们的访华之行，为了尽量满足我的要求，经过和我希望访问的地区和单位取得联系之后，为我拟定了一份详细周密的活动日程表。当我提出打乱整个原定计划，大幅度缩短访华日期，而且要求不受预定计划的约束，随时可以改变采访对象的时候，林主任感到大吃一惊，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日本不同，在那里是不能随便改变和取消原定日程的。更何况我要求访问的海拉尔和牡丹江地区，还没有对外国旅游者开放，是中国政府照顾我的迫切愿望，特别批准我去的呢。

但是，林主任对我的情况，甚为同情，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使我的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这次在中国的采访之所以